

A Discussion on the Concept of Permanently Dynamic Analysis

Jiang Jianguo

(Shando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d "the concept of permanently dynamic analysis" in Shang Han Lun. It pointed out that the concept could be expounded from the three phases of the six-meridian diseases, i.e., infection, transmission and relapse. It held that this concept w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six-meridia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s well as that of TCM's thinking 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Key Words Shang Han Lun, six-meridia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concept of permanently dynamic analysis

试析仲景医学气论的形成

陈 萌 王庆国 (北京中医药大学)

提 要 气论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和医学中最核心理论。从周代开始产生，经过道家的不断发展，终于在东汉时期由王充将气论上升到了本体论的位置。在医学领域，《黄帝内经》在吸收道家思想的基础上，将气论与医学实践密切的结合在了一起。这些都为仲景医学气论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仲景以气论建立了他的医学观，并贯穿于辨证论治的始终。我们作为仲景医学思想的研究者，如果能正确诠释气论的内涵，建立中医学与当代科学及哲学的对话机制，无疑对中医学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仲景医学 气论 形成

正如陈独秀所言，中国传统“其想象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气论不仅贯穿了中国哲学发展的始终，是决定其基本发展方向的两大因素之一（另一个为仁学），而且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中最核心理论。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深受中国哲学的影响，不仅把气论吸收进了理论框架，而且还发展出了具有学科特点的医学气论。

仲景“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林亿语），直接言及气论之处并不很多；居于《伤寒论》开篇位置的“辨脉法”虽颇有论气之处，且涉及阴气、阳气、营气、卫气等，却仅用以解释脉象。但是，这些只是

表面现象。为了展示仲景医学气论及其重要意义，下文将在回顾气论发展脉络的基础上，进行简要分析。

1. 气论的发展脉络

据《说文解字》记载，“气”是象形字，其形象云气之貌。这一概念从经验性的云气演进为哲学意义的气论，始见于《国语·周语上》。书中说“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此时的气论已经成为一种解释自然现象并说明社会变革的理论。

老子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的自然法则，认为气

出于自然之道，是道生万物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阴阳二气是世间万物普遍具有的属性。庄子也认为“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阴阳者，气之大者也”（《庄子·则阳》），进一步发展和凸显了气的重要性。这也是后人研究气论时均追溯到庄子的原因。

庄子思想的另一特色是，他已开始用气论解释人的生命与疾病现象。《庄子·大宗师》说：“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庄子·知北游》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如果“阴阳之气有沴（按：错乱）”，则会形成子舆那种奇形怪状（《庄子·大宗师》），故人人都会“有阴阳之患”（《庄子·人间世》），而且“寇莫大于阴阳”（《庄子·庚桑楚》）。

不难看出，老庄要比《国语》前进了一步。但是，老庄基于“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宗旨，试图建立一个包综自然与社会的本体，所以最终选择了道。此时的气论还隐含在道论中，道与气尚不能分立，道必须结合气才能落到实处，气必须依附道才有说服力，处于前本体论的形态。

《管子》是黄老道家的代表作，继承了老庄道家的思想。在以精气论著称的《心术》上下、《内业》、《白心》四篇中，《管子》提出了精气论、道气一体论、气无小大论，进一步廓清了气论的内涵。同时，在《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四篇中，《管子》实现了阴阳模型和五行模型的合流。

以黄老道家的思想为基础，西汉时期的董仲舒将气论的“气—阴阳”模式与“阴阳—五行”模型对接，即“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作为他的新儒学的理论主干。这种元气模型论虽然解释功能更强，但却丢掉了气论的朴素本质，阻碍了人类能动地去探索、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热情，终于在东汉时期泛滥成了一种谶纬迷信，受到东汉思想家的广泛批判。

王充是东汉时期批判谶纬迷信的旗手，其自然观乃至其全部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元气自然论”。他不仅以元气自然论为理论武器，否定了董仲舒将气拟人化的做法，还将气论从先秦道论中抽提了出来，上升到了本体论的位置。在《论衡》中，王充还提出了阴阳自和论、气无终始论、人禀精气论、阴阳形神论等著名观点，并以其解释了大量自然现象，有的结论甚至与现代的物理观念相近或相通。气论嬗变至此，达到了它的高峰期，标志着气论的完全形成。可以说，王充是中国气论思想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因此，章太炎称赞王充是“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

2. 《内经》气论的特色

医学与哲学的发展并不是同步的。《左传》和《国语·鲁语上》虽然分别提出了“六气”和“血气”说，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医学气论。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也是中医理论的奠基之作。《内经》的气论十分丰富，主要继承自《老》、《庄》、《管》等道家思想。例如，“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素问·生气通天论》），源于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思想是不争的事实。《内经》与《管子》等黄老道家著作的关系更为密切，它们不仅成书年代重合，过程相似，而且在写作风格与思想水平上有很大的一致性。例如，《内经》与《管子》在精气论的形成方面就是互相影响的。可以说，将《内经》称为黄老医家之作也不为过。

《内经》实现了哲学思想向医学的过渡，因此在这两个研究领域均极富价值。表现在气论方面，它不仅明确了很多概念，而且将气论与医学实践密切的结合在了一起。《灵枢·决气》说：“余闻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今乃辨为六名。”这段话体现了气论在医学中的发展过程。由于精神和形体都是气运动的产物，因此气也

经常与各种结构如精、津、液、血、脉等混为一谈。随着中医学对人体结构认识的加深，以及论述人体生理病理的需要，作为生命原动力的狭义的“气”便从“一气”的概念中分离了出来。这种分离不仅是医学领域的进步，也澄清了哲学领域的概念。

《内经》通过观察，将人体之气的功能归纳为“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灵枢·决气》），并结合人体结构将人体之气分为营气、卫气、脏腑之气、经络之气、宗气等。同时，《内经》还提出了“百病皆生于气”（《素问·举痛论》）和“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素问·调经论》）的人体病理观，列举了气的失常所导致的各种病患，诸如阴阳偏盛偏衰、气机运行失常等。

《内经》之前的气论一直没有对阴阳二气进行定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从哲学层次将其定义为“阳化气，阴成形”；从医学层次将其定义为“清阳发腠理，浊阴走五藏；清阳实四肢，浊阴归六府”。这两段话的含义是，阴阳二气主导了一种相互制衡协调的循环运动过程。阳气从五藏六府弥散到腠理四肢，是一种由浊（聚合态）到清（弥散态）的过程，故称“清阳”能“化气”；阴气从腠理四肢聚合到五藏六府，是一种由清（弥散态）到浊（聚合态）的过程，故称“浊阴”能“成形”，两个过程相反相成。

《内经》对气论的发展还有消极的一面。首先，《内经》有泛气论的倾向，书中各种气名达 2997 种之多，举凡病邪、脉象、气分、气候、节气、矢气、药性、针感、五运六气等均被包容其中；其次，《内经》受黄老道家苞综百家之风的影响，理论体系驳杂不纯，气论也与阴阳五行模型等相混，这些都妨碍了后人对气论的清晰认识。

3. 仲景医学气论的形成

东汉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富科学精神的时期，其原动力正是对西汉时期愈演愈烈的虚

妄之风的反动。除了上文举出的王充外，张衡将气论应用到天文学领域，他的浑天仪、星图和地动仪几乎成为后世难以逾越的高峰；张仲景是这一时期医学的优秀代表，他开创的辨证论治法则几被后世中医学奉为金科玉律。

气论是仲景医学的理论框架，其形成与两方面有关。首先，气论在文化与哲学方面的发展无疑会对仲景产生潜在的影响。较为明显的例子是，王充遥承《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思想，首次提出了“阴阳自和”的理论，即“正身共己而阴阳自和，无心于为而物自化，无意于生而物自成。”（《论衡·自然》）指出了阴阳二气自生自化自和的特点。稍后于王充的仲景也在医学领域提出了“阴阳自和”的观点，作为判断疾病预后和转归的依据，即“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阳自和者，必自愈。”（《伤寒论》第 58 条）类似论述还见于《伤寒论·辨脉法》。其次，《内经》气论为仲景提供了直接的素材。仲景医学气论中的名称、分类、认识几乎均来源于《内经》。

仲景在提到“气”这一概念时，除了偶有指其原始涵义如自然大气和人体气息外，主要指其作为生命原动力层次的涵义。根据不同的分类角度，他将人体之气分为三组。第一组是阳气与阴气。《灵枢·决气》将人体之气的功能归纳为“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难经·三十七难》亦称“夫气内温于藏府，外濡于腠理。”两书均指明了气既具温煦功能，也具濡养功能。前者即阳气的功能，后者即阴气的功能。在此理论指导下，经方中的补气剂诸如小建中汤、肾气丸、炙甘草汤、薯蓣丸等的组方，均是以纠正阴阳的偏衰为目的。

另外两组是脏腑之气与经络之气、营气与卫气。这两组气的共同点是均为医学的专

有名词,是在认识人体结构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们与所对应的结构是气与形的关系。脏腑与经络之气不难理解。作为人体的两大流体结构,血与津液之气分别为营气与卫气。以津液与卫气的关系为例,《灵枢·本脏》称卫气能“充皮肤,肥腠理”,《灵枢·五癯津液别》称“充皮肤,为其津”因此,卫气的司开合功能正是津液自身调节的体现。因此,仲景对卫气与津液的论述均集中在汗出、历节、消渴、小便利(多)、水气或大便硬等津液输布、排泄失常的疾病上,如太阳中风病的卫气不和、消渴病的卫气不足、水气病的营卫相干、身体瘦的卫气伤(或衰)等,正反映了两者的关系。

仲景不仅提出“阴阳自和”的医学观点外,还在《金匱·脏腑经络先后病》中称“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综合两者即为仲景的健康观:阴阳自和、元真通畅。如果出现阴阳不和和/或元真不通,就会导致疾病。

《伤寒论》337条说:“凡厥者,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并列了寒厥、热厥、水厥等七种厥证。这些厥证或因阴阳二气的偏盛偏衰,或因气机运行失常,使阴阳二气不能正常顺接所致。事实上,不惟厥证如此,百病皆然。因此,仲景制定了“阴阳相得,其气乃行,大气一转,其气乃散”(《金匱·水气病》)的临床治疗原则。

以上分析表明,气论贯穿了仲景辨证论治体系的始终。尤为可贵的是,仲景医学气论受东汉求实之风的影响,不仅杜绝了《内经》泛气论的弊端,而且几乎不受阴阳五行模型的负面影响,为我们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4. 气论诠释的现代意义

研究古代思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从古代文化中总结有利于当代发展的养料。在中医学发展的内在需求越来越强烈的今天,气论作为中医学的核心理论,正确的诠释无疑是举足轻重

的。

中医学对气的定义主要有物质和功能两种。但是,这两种定义均不足以反映气的内涵。物质只是气的一种表现形式,功能也只是气作用的结果。事实上,严复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已给气下了一个定义。他不但继承了古代的气论,认为“物之存亡,系其精气,咸所自己,莫或致之”,还依据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指出“今世科学家所谓一气常住,古所谓气,今所谓力也。”因此,“一气之转,物自为变。此近世学者所谓天演(进化)也”,“大字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力既定质,而质亦范力,质日异而力亦而不同焉。”(《天演论·自序》)他从质力相推的自然观出发,把物质和运动统一了起来。

就这样,严复在天演原则和气论之间找到了结合点,赋予了气论以新的科学内涵。同时,他还借用斯宾塞尔对于天演的界说,说明物质质点(原子)通过力的作用而凝成万物的过程:“天演者,翕以聚质,辟以散力。方其用事,物由纯而之杂,由流而之凝,由浑而之画,质力杂糅,相剂为变者也。”“翕”与“辟”即气的聚散。

稍后的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与文明》一书中也认为,在古代和中世纪,中国人发展了有机宇宙哲学,认为物质世界是一个连续的整体。气凝聚成可感之物,一切都依赖于阴和阳两种基本力量以类波或振动的方式在各个层次中有节奏地相互感应。因此,个体有它们的内部节奏,这些个体都在一个宇宙和谐的普遍形式中得到统一。

以严复和李约瑟为代表的近代思想家真正把握了气论的内涵。也就是说,气以弥散的“无形”状态(背景场)和聚合的“有形”状态(粒子态)存在着,即老子所言“万物负阴而抱阳”之意。生命是“有形”之气进化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现象,即“气合而有形,因变以正名”(《素问·六节藏象论》)。气的

有形与无形之间不仅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且随时处于相互转化之中。真实的物理图像是：这是一个粒子聚集了绝大部分能量和质量，而背景场却弥散为绝大部分空间的世界。

量子力学认为，微观体系是具有波粒二象性的物理体系，是一种不同于实物，又不同于场，但又同时兼有二者性质的新的物质形态。对于每种粒子都引进一种量子场，场的激发和退激便代表粒子的产生和消失，可以将实物粒子看作是空间中场特别强的一些区域。这样，无限可分的困难就被这种气形转换的气论自然观模式化解了。在量子场论研究中，气论思想仿佛是胎胎换骨地再现了出来。

在人体系统中，气是物质、能量、信息三者运动的综合。脏腑之气实现了人体与外界的物质交换和能量的合成，经络之气实现了人体和外界的信息交换和能量的传输，营卫二气则是这两个过程的载体。通过脏腑、

经络、营卫之气的协同合作，维持了人体的有序运动，由此衍生出多样的功能，构成了人体的全部生理过程。这也是仲景重视气论的原因所在。

有了对气论的正确诠释，我们就有了中医学与当代科学与哲学对话的中介。医学气论是气论中发育最成熟的一类，这与仲景的突出贡献是分不开的。仲景不仅完全把医学气论从哲学中分离了出来，而且还是最优秀的实践者，将气论贯穿于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中。

中医学要发展，其理论就不能只是对临床现象的或然性说理，而应是临床与实验研究的立论依据。以上初步分析了仲景医学气论形成的文化背景、理论来源，并总结了其主要内容，希望能对中医理论的廓清和现代化有所裨益。通过研究气的本质，寻绎人体生长壮老已的生命过程，无疑对中医学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气论所具有的科学实证性，使其必将成为中医学的研究重点。

An Analysis on the Formation of Zhang Zhongjing's Qi-theory

Chen Meng Wang Qingguo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 Qi-theory is the core theory of natural philosophy and medicine in ancient China. Since Zhou dynasty and after the continual development enhanced by Taoism, qi-theory was finally suggested by Wang Chong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And more, in the medical field and based on Taoism, Nei Jing closely combined qi-theory and medical practice. All of these underlay a found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Zhongjing's qi-theory. Then, Zhongjing advanced his medical viewpoint on qi-theory, and meanwhile, qi-theory pervaded the whole process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s researchers of zhongjing's medical theory and if we can expound Qi-theory properly and constitute a talking mechanism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philosophy, it has no doubt that a tremendous promoting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CM could be achieved.

Key Words Zhongjing's medical theory, qi-theory, formation